



缩写本

卷

# 大秦帝国

孙皓晖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秦帝国：缩写本 / 孙皓晖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63-8010-2

I. ①大…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04216号

## 大秦帝国：缩写本

---

作 者：孙皓晖

总 策 划：葛笑政 张 陵

责任编辑：罗静文 袁艺方

编辑助理：牛朴宁 张 平 金 梦 雷 涛 魏 硕

装帧设计：曹全弘

监 印：刘文良 李卫东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mailto: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5 × 240

字 数：1200千

印 张：84.5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10-2

定 价：168.00元 (全三册精装)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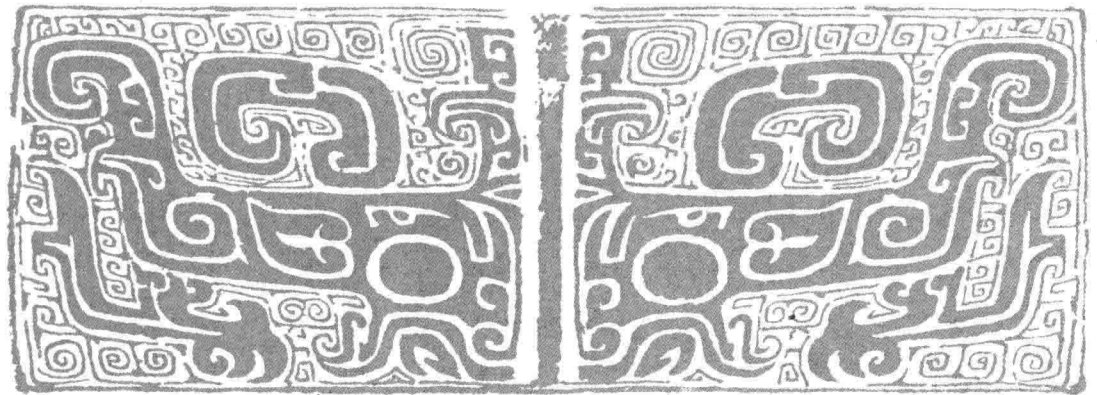
# 目 录

## 第五部 铁血文明

第三十六章	初政飓风 .....	883
第三十七章	大决泾水 .....	946
第三十八章	大道群才 .....	999
第三十九章	统一六国（上） .....	1055
第四十章	统一六国（下） .....	1093
第四十一章	统一文明 .....	1133
第四十二章	盘整河山 .....	1180
第四十三章	铁血板荡 .....	1204
第四十四章	大帝流火 .....	1254
跋：历史辉煌段的截取 .....		1317



第五部  
铁血文明





## 第三十六章

## 初政颶风

## 一 歧路在前 本志各断

月黑风高，一只乌篷快船离开咸阳逆流西上。

李斯接到吕不韦快马密书，立即对郑国交了几件河渠急务，从泾水工地兼程赶回咸阳。暮色时分正到北门，却被城门吏以“照身有疑，尚须核查”为由，带进了城门署公事问话。李斯一时又气又笑，又无从分辩。李斯乃楚人入秦，先是做吕不韦门客，并非官身，一时不需要另办秦国照身；后来匆忙做了河渠令，立即走马到任忙碌正事心无旁骛，又忘记了及时办理秦国新照身。加之李斯与郑国终日在山塬密林间踏勘奔波，腰间皮袋中的老照身被挤划摩擦得沟痕多多，实在也是不太明晰了。照身不清而无法辨认，原本不能通行。李斯又是秦国官服楚国照身，分明违法，你能如何分辩？李斯对秦法极是熟悉，对秦吏执法之严多有体察，心知有过失绝不能狡口抗辩；否则，被罚十日城旦<sup>①</sup>，岂不大大误事？

① 城旦：先秦至汉代通用刑罚之一。刑名取“旦（清晨）起行治城”之意，即自备衣食，清晨起来修筑城墙或服工程苦役。被罚者一般是修葺本地城池，为轻度违法之刑。

“如何处置，但凭吩咐。”

在山岳般的城墙根的城门署石窟里，李斯甘愿认罚。不想，城门吏并未公事问话，只将李斯摺在幽暗的石窟角落，拿着他的照身不见了踪迹。李斯驰骋一日疲惫至极，未曾挺得片刻，已靠着冰冷的石墙鼾声大起。不知几多晨光，李斯被人摇醒，睁眼一看，煌煌风灯之下竟是蒙恬那张生动快意的脸庞。

“李斯大哥，今夜兄弟借你。走！”

一句话说罢，尚在愣怔之中的李斯被蒙恬背了起来，大步走出石窟，钻进了道边一辆篷布分外严实的辎车飞驰而去。一路辘辘车声，李斯已经完全清醒，只做睡意朦胧一言不发。已经是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的蒙恬，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借自己，实在蹊跷之极。蒙恬不说，李斯自然不会问。大约小半个时辰，辎车徐徐停稳，李斯依然朦胧混沌模样，听任蒙恬背了下车。

“李斯大哥，醒醒。”

阿嚏一声，李斯先一个喷嚏，又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再揉了一阵眼睛，这才操着北楚口音惊讶地摇头大笑，“呀！月黑风高，阴霾呛鼻，如此天气能吃酒么？”

“此地西门坞，吃甚酒，上船再说。”

“终究咸阳令厉害，吃酒也大有周折。”

蒙恬又气又笑，压低了声音：“谁与你周折，上船你会知道。”

“不说缘由，拉人上船，劫道么？”

“非常之时，非常之法，大哥见谅。”

“好好好，终究三月师弟，劫不劫都是你了。”

淡淡一笑，李斯跟着蒙恬向船坞西边走去。连日红霾，寻常船只已停止了夜航，每档泊位都密匝匝停满了舟船，点点风灯摇曳，偌大船坞扑朔迷离。走得片刻，便见船坞最西头一档泊位孤零零泊着一只黑篷快船，李斯心头蓦然一亮。这只船风灯不大，帆桅不高，老远看去，最是寻常不过的一只商旅快船而已，如何能在泊位如此紧缺之时独占一档？在权贵层叠大商云集律法又极其严明的大咸阳，蒙恬一个咸阳令有如此神通？

“李斯大哥，请。”

方到船桥，蒙恬恭敬地侧身虚手，将李斯让在了前面。正在此时，船舱皮帘掀起，一个身着黑色斗篷挺拔伟岸的身躯迎面大步走来，到得船头站



定，肃然一躬身道：“嬴政恭候先生多时了。”李斯一时愣怔，又立即恍然，也是深深一躬：“在下李斯，不敢当秦王大礼。”嬴政又侧身船头，恭敬地保持着躬身大礼道：“船桥狭窄，不便相扶，先生稳步。”对面李斯心头大热，当即深深一躬，方才大步上了船桥。一脚刚上船头，嬴政便双手扶住了李斯：“时势跌宕，埋没先生，嬴政多有愧疚。”

李斯喉头猛然哽咽了。

“先生请入舱说话。”嬴政恭敬地扶着拘谨的李斯进了船舱。

“撤去船桥，起航西上。”蒙恬一步上船，低声发令。

快船荡开，迅速湮没在沉沉夜雾之中。船周六盏风灯映出粼粼波光，船上情形一目了然。船舱宽敞，厚毡铺地，三张大案不分尊卑席次按品字形摆开。嬴政将李斯扶入临窗大案坐定，这才在侧案前入座。一名年轻壮伟却又分外轻捷的内侍捧来了茶盅布好，又斟就热气蒸腾清香扑鼻的酏茶，一躬身轻步去了。嬴政指着年轻内侍的背影笑道：“这是自小跟从我的一个内侍，再没外人。”

李斯不再拘谨，一拱手道：“斯忝为上宾，愿闻王教。”

嬴政笑着一摆手，示意李斯不要多礼，这才轻轻叩着面前一擦竹简道：“先生既是荀子高足，又为文信侯总纂《吕氏春秋》。嬴政学浅，今日相请，一则想听听先生对《吕氏春秋》如何阐发，二则想听听先生对师门学问如何评判。仓促间不知何以得见，故而使蒙恬出此下策。不周之处，尚请先生见谅。”

“礼随心诚。秦王无须介怀。”

“先生通达，嬴政欣慰之至矣！”

简洁利落又厚实得体的几句开场白，李斯已经掂量出，这个传闻纷纭的年轻秦王绝非等闲才具。无论如何，只能凭自己的真实见解说话，至于结局，只能是天意了。思忖一定，李斯搁下茶盅坦然道：“李斯入秦，得文信侯知遇之恩，故而不计学道轩轻，为文信侯代劳总纂事务。此乃李斯报答之心也，非关学派抉择。若就《吕氏春秋》本身而言，李斯以为：其书备采六百余年为政之成败得失，以王道统合诸家治国学说，以义兵、宽政为两大轴心；其宗旨，在于缓和自商君以来之峻急秦法，使国法平和，民众富庶。以治学论之，《吕氏春秋》无疑皇皇一家。以治国论之，对秦国有益无害。”

“先生所谓皇皇一家，当是何家？”

“非法，非墨，非儒，非道。亦法，亦墨，亦儒，亦道。可称杂家。”

“杂家？先生论定？文信侯自命？”

“杂家之名，似有不敬，自非文信侯说法。”

“先生可知，文信侯如何论定自家学派？”

“纲成君曾有一言：《吕氏春秋》，王道之学也。”

“文信侯自己，如何认定？”

“文信侯尝言：《吕氏春秋》即是《吕氏春秋》，无门无派。”

“自成一家。可是此意？”

“言外之意，李斯向不揣摩。”

“本门师学，先生如何评判？”嬴政立即转了话题。

“李斯为文信侯效力，非弃我师之学也。”李斯先一句话申明了学派立场，而后侃侃直下，“我师荀子之学，表儒里法，既尊仁政，又崇法治。就治国而言，与老派法家有别，无疑属于当世新法家。与《吕氏春秋》相比，荀学之中法治尚为主干，为自体。《吕氏春秋》则以王道为主干，为自体，法治只是王道治器之一而已。此两者之分水岭也。”

“荀学中法治‘尚’为自体，何意？”

“据实而论，荀学法治之说，仍渗有三分王道，一分儒政，仍有以王道仁政御法之意味。李悝、商君等老派正统法家，则唯法是从，法治至上。两相比较，李斯对我师荀学之评判，便是‘法治尚为自体’。当与不当，一家之言也。”李斯谦逊地笑笑，适时打住了。

“何谓一家之言？有人贬斥荀学？”嬴政捕捉很细，饶有兴致。

“他家评判，无可厚非。”李斯从容道，“斯所谓一家之言，针对荀派之内争也。李斯有师弟韩非，非但以为荀学不是真法家，连李悝、商君也不是真法家，唯有韩非之学说，才是千古以来真正法家。是故，李斯之评判，荀派中一家之言也。”

“哦？这个韩非，倒是气壮山河。”

“秦王若有兴致，韩非成书之日，李斯可足本呈上。”

“好！看看这个千古真法家如何真法？”嬴政拍案大笑一阵，又回到了本题，“先生一番拆解，已然剖析分明。然嬴政终有不解：仲父已将《吕氏春

秋》足本送我，如何又以非常之法公诸于天下？”

李斯一时默然，唯有舱外风声流水声清晰可闻。嬴政也不说话，只在幽幽微光中专注地盯着李斯。沉吟片刻，李斯断然开口：“文信侯此举之意，在于以《吕氏春秋》诱导民心。民心同，则王顾忌，必行宽政于民，亦可稳固秦法。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秦法不得民心？”

又是片刻默然，又是李斯断然开口：“秦法固得民心。然则庶民对秦法敬而畏之，对宽政缓刑则亲而和之。此乃实情，孰能不见？敬畏与亲和，孰选孰弃？王自当断。”

“敢问先生，据何而断？”

“据秦王之志而断，据治国之图而断。”

“先生教我。”嬴政霍然起身，肃然一躬。

李斯粗重地喘息了一声，起身一拱手，正色道：“秦王之志，若在强兵息争，一统天下，则商君法治胜于《吕氏春秋》。秦王之志，若在做诸侯盟主，与六国共处天下，则《吕氏春秋》胜于商君法治。此为两图，李斯无从评判高下。”

“先生一言，扫我阴霾也！”骤然之间，嬴政哈哈大笑快意之极，转身高声吩咐，“小高子，掌灯上酒！蒙恬进来，我等与先生浮一大白！”

河风萧萧，长桨摇摇。六盏风灯在漫天雾霾中直如萤火，火悠悠然逆流西上，漫无目标地从泮京谷漂进漂出，又一路漂向秦川西部。直到两岸鸡鸣狗吠曙色蒙蒙，萤火快船才顺流直下回到了咸阳。

灯明火暖的厅堂，吕不韦听完蔡泽叙说，沉吟不语了。

蔡泽已经有了酒意，一头白发满面红光地哈哈笑着：“文信侯怪亦哉！书不成忧，书成亦忧，莫非要做忧天杞人不成？老夫明告，今日咸阳南门轰轰然殷切民心，是人便得灼化。<sup>①</sup>《吕氏春秋》一鸣惊天下，壮哉壮哉！”吕不韦没有半点儿激昂亢奋，把着酒爵盯着蔡泽，一阵端详，又淡淡一笑：“老哥哥，《吕氏春秋》当真有开元功效？”“然也！”蔡泽以爵击案，情绪

<sup>①</sup> 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门市，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便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出处。

激昂，“民心即天心。得民拥戴，夫复何求矣！”吕不韦微微摇头轻轻一叹：“纲成君呵纲成君，书生气也。”蔡泽蓦然瞪圆了一双老眼：“文信侯此言何意？莫非王城有甚动静？有人非议《吕氏春秋》！”“没有。”吕不韦摇摇头，“然则，恰恰是这动静全无，我直觉不是吉兆。”

“岂有此理！”

“老哥哥少安毋躁。”吕不韦笑得一句，说了一番前后原委。

还在蔡泽一力辞官又奔走辞行之际，吕不韦依照法度，将《吕氏春秋》全部誊刻足本交谒者传车，以大臣上书正式呈送秦王书房。吕不韦所以没有亲自呈送——那样无疑可直达秦王案头，并使秦王不得不有某种形式的回复——意图在于不使秦王将《吕氏春秋》看作一己私举，而看作一件重大国事。谒者当日回复说：秦王不在王城书房，全部二十六卷上书已交长史王绾签印妥收。三日后，吕不韦奉召入王城议事，年轻的秦王指着旁案高高如山的卷宗，顺带说了一句，文信侯大书已经上案，容我拜读而后论了。后来直至议事完毕，秦王再也没有提及此事。月余过去，年轻的秦王依然没有任何说法。后来，吕不韦在王城之内的丞相专署不意遇见长史王绾，这位昔日的丞相府属官默然相对，最后略显难堪地说了一句，秦王每夜都在读书，只不知是不是《吕氏春秋》？说罢抱着几卷公文匆匆去了。直到三日之前，王城对于《吕氏春秋》依然是泥牛入海。

“于是，你决意公开这部大书？”

“时也，势也。”吕不韦喟然一叹，“依秦王之奋发与才具，决然不是没读此书。沉沉搁置，分明大有蹊跷。反复思忖，吕不韦晚年唯此一事，此事则唯此一途，若是不为，老夫留国何用？倒不如重回商旅。”

“文信侯，不觉疑心过甚么？”

“老夫一生阳谋，何疑之有？此乃时势直觉也，老哥哥当真不明？”吕不韦啪啪拍着大案站了起来，在厚厚的地毯上转悠着感慨着，“倏忽半年，朝局已今非昔比矣！今日王城，竟能对你我这等高爵重臣封锁了声气，要你不知道，你便不知道。仅此一节，目下之秦王便得刮目相看。说到头，谁也驾驭不了他。你，我，《吕氏春秋》，都不行。唯有借助民心之力，或可一试。”

“既然如此，老夫更是不明！”蔡泽嚷嚷着也站了起来，“你老兄弟看得如此透彻，何须摆这迷魂阵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公然悬赏，惊天动地，

希图个甚来！若无这般折腾，以文信侯之功高盖世，分明是相权在握高枕无忧。要借民心，多行宽政便是。一部书，能有几何之力？书既公行，民心又起，你还是忧心忡忡，怪亦哉！老夫为何看不明白？”

“非老哥哥不明也，是忘了化秦初衷也。”吕不韦突然笑了，几分凄然几分慨然，“若欲高枕无忧，吕不韦何须抛弃万千家财？今日剖说时势，非吕不韦初衷有变也，有备而为也。将《吕氏春秋》公诸天下，先化民心，借民心之力再聚君臣之心，而后将宽政义兵之学化入秦法，使秦法刚柔相济，真正无敌于天下……说到底，此乃一步险棋，不得已而为之也。”

“明知不可而为之！”蔡泽摇着头嚷了一句。

“不争也罢。”吕不韦淡淡一笑突然低声道，“今日老哥哥已打过了开场，《吕氏春秋》从此与你无涉。将老哥哥请回只有一事：立即打点，离开咸阳。”

“哎——为何？”蔡泽顿时黑了脸。

“纲成君！”吕不韦第一次对蔡泽肃容正色，“你也老于政事了，非得吕不韦说破危局么？三个月来，被太后、嫪毐罢黜的大臣纷纷起用。山雨欲来，一场风暴便在眼前。秦国已成山东士子泥沼，走得越早越好。你走，王绾走，王翦走，李斯走，郑国也走。凡是与吕不韦有涉者，都走。实不相瞒，陈渲、莫胡、西门老爹与一班门客干员，半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咸阳。纲成君，明白了？”

“嘿嘿，我等都走，独留你一人成大义之名？”

“糊涂！”吕不韦又气又笑，“你我换位，我拔脚便走。换不得位，纠缠个甚？我在咸阳斡旋善后，你等在洛阳筹划立足。两脚走路，防患未然。”

“啊——”蔡泽恍然点头一笑，“两脚走路。好！老夫明晨走。”

“不。今夜走。”

蔡泽愕然片刻又突然哈哈一笑：“也好，今夜。告辞。”

望着蔡泽大步摇出庭院，吕不韦长吁一声软倒在坐榻之上。

次日清晨醒来，沐浴更衣后进了厅堂，吕不韦没了往日食欲，只喝得一盅清淡碧绿的藿菜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书房。吕不韦第一次觉得，朝夕相处的大书房这般深邃空阔。晨风掀动厅门布帘，他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徜徉片刻，吕不韦还是坐到了宽大的书案前。事少了也好，他正要清醒冷静

地重新咀嚼一遍《吕氏春秋》，再重读被秦人奉为圭臬的《商君书》。终有一日，有人要拿这两部书比较。直觉警示他，这一日近在眼前。

“文信侯，王城密件。”一个亲信书吏匆匆走了进来。

吕不韦接过书吏从铜管中抽出的一卷羊皮纸，是王绾的工整小篆：

门人王绾顿首：得尊侯离秦密书，绾心感之至。然，绾蒙尊侯举荐事王，业已十年，入国既深，又蒙知遇，今身在中枢，何能骤然撒手而去？绾不瞒尊侯，自追随秦王以来，亲见王奋发惕厉，识人敬士，勤政谋国，其德其才无不令绾折服备至。绾敬尊侯，亦敬秦王，不期卒临扶择，绾心不胜唏嘘矣！然绾回思竟夜，终以为贵公去私为士之节操根基。绾事秦王为公，绾事尊侯为私。贵公去私，《吕氏春秋》之大义也，绾若舍公而就私，何以面对尊侯之大书？绾有私言，愿尊侯纳之：国事幽幽，朝野汹汹，尊侯若能收回《吕氏春秋》而专领国政，诚补天之功也！

“怪亦哉！”羊皮纸拍在案头，吕不韦长叹了一口气。

王绾错了么？没错。自己错了么？也没错。这心结却在何处？依着吕不韦谋划，公示大书若不能奏效，诸士离咸阳便是第二步。吕不韦很清楚，王绾、王翦、李斯、蒙恬、郑国，还有丞相府一班能事干员，都是目下秦国的少壮栋梁。王绾已经职掌长史枢要，王翦、蒙恬已经是领军大将都城大员，李斯、郑国则正在为秦国筹划一件惊世工程。此中要害在于，除了蒙恬，这几个少壮栋梁都是吕不韦门下亲信。王绾是吕不韦属下年轻老吏，王翦是吕不韦一力举荐的上将军备选人，更是奉了吕不韦秘密兵符入雍勤王才有了大功。李斯是吕不韦最器重的门客，郑国是吕不韦一己决断任命的总水工，两人都是泾水工程的实际操持者。如此等等，吕不韦看得清楚，相信秦王政也看得清楚。若《吕氏春秋》不能被当作治秦长策，届时这几个少壮栋梁一齐离开秦国，将对秦王造成最直接最强大的压力。若秦王政要请回这些栋梁人物，必然得承认《吕氏春秋》的治国纲要地位。

从谋事成败说，这一步棋远比民心更为重要。

令吕不韦预料不到的是，最牢靠的王绾第一个拒绝离秦，理由竟是《吕

氏春秋》倡导的贵公去私。更为蹊跷者，王绾最后还有“私言”，要他收回《吕氏春秋》，专一领国。第一眼看见这行字，吕不韦心头一跳。王绾虽忠秦王之事，然在治学上历来推崇吕不韦的义兵宽政之说，断无此劝之理；出此言者，得秦王授意无疑。果真如此，便是年轻的秦王政向自己发出了一个明确消息：收回《吕氏春秋》，文信侯依然是文信侯，丞相依然是丞相。这个消息传递的方式，教吕不韦老大不舒坦。曾几何时，如此重大的想法，君臣两人已不愿直面明言了，因由何在？

蓦然之间，吕不韦心头一沉。

自嫪毐之乱平息，嬴政突兀患病，卧榻月余。吕不韦与秦王政的会晤，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大体一月一次，每次都是议完国事便散，再也没有了任何叙谈争辩夤夜聚酒之类的君臣相得。吕不韦反复思忖，除了自己与嫪毐、太后的种种牵连被人举发，不会有别的任何大事足以使秦王政如此冷漠地疏离自己。然则，果真如此，这个杀伐决断强毅凌厉的年轻秦王如何能忍？半年无事，吕不韦终于认定：秦王政确实是忍下了这件事，然也确实与自己割断了曾经有过的“父子”之情，只将自己做丞相文信侯对待了。如果说，别事尚不能清晰看出秦王的这种心态，目下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年轻的秦王再也不想见自己，再也不愿对自己这个三安秦国的老功臣直面说话了。

虽无酒意唏嘘，心头酸楚朦胧。

“禀报文信侯：李斯从泾水还都，没有来府，上了王船。”

“李斯，上王船了？”吕不韦良久愣怔。

暮色时分，李斯匆匆来到了丞相府。

暖厅相见，吕不韦一句未问，李斯坦然地简约地叙说了不意被请上王船的经过。末了，李斯略带歉意地直言相劝，要吕不韦审时度势，与秦王同心协力共成大业。吕不韦笑问，何谓同心协力？李斯说得简洁，万事归法，是谓同心协力。吕不韦又是一笑，足下之意，老夫法外行事？李斯也答得明白，《吕氏春秋》关涉国是大计，不经朝会参酌，公然张挂悬赏一字师，委实不合秦国度度；宽政缓刑之说，亦不合秦法治国之理；文信侯领政秦国，自当恪守秦法，专领国事。吕不韦不禁一阵大笑，足下前拥后倒，无愧于审时度势也。李斯神色坦然回答：“当日操持《吕氏春秋》，报答之心也；今日劝公收回《吕氏春秋》，事理之心也；弃一己私恩，务邦国大道，时势之

需也，李斯不以为非。”

“李斯呵，言尽于此矣！”吕不韦疲惫地摇了摇头。

一番折辩，李斯只字未提吕不韦密书，吕不韦只字未问李斯去向谋划。两人都心知肚明，门客与主公的路子，已经到了尽头。吕不韦一说言尽于此，李斯便知趣地打住了。面前这位已显颓势的老人，曾经是李斯非常崇敬的天下良相，如果不是昨夜之事，自己很可能便追随这个老人走下去了。

“老夫最后一言，此后不复见矣！”

“愿闻文信侯教诲。”

默然良久，吕不韦叹息了一声：“足下，理事大才也。认定事理，审时度势而追随秦王，无可非议。然则，老夫与足下，两路人也，不可同日而语矣。既尚事功，更尚义理，事从义出，义理领事，老夫处世之根基也。老夫少为商旅，壮入仕途，悠悠六十余年，此处世根基未尝一刻敢忘也。宽政缓刑，千秋为政之道也。《吕氏春秋》，万世治国义理也。一而二，二而一。要老夫弃万世千秋之理，从一时之事，违背义理而徒具衣冠，无异死我之心也，老夫忍能为哉！”

“文信侯……”李斯欲言又止，起身默默去了。

踉踉回到寝室，吕不韦浑身酸软空荡荡无可着落，生平第一次倒头和衣而卧，直到次日午后才醒转过来。寝室女仆唏嘘涕泪说，大人昨夜发热，她夜半请来府中老医，一剂汤药一轮针灸，大人都没醒转，吓死人也。吕不韦笑了，莫哭莫哭，你侍寝报医有功，如何还能胡乱怪罪，生死只在天命，老夫已经没事了。说罢霍然起身，惊得女仆连呼不可。吕不韦呵呵笑着走进了浴房，女仆顾不得去喊府医，连忙也跟了进去。半个时辰热汤沐浴，吕不韦自觉轻松清爽了许多。府医赶来切脉，说尚需再服两三剂汤药方可退热。吕不韦笑着摇摇手，喝了一鼎浓浓的西域苜蓿羊骨汤，出得一身大汗，又到书房去了。

“禀报丞相：咸阳都尉<sup>①</sup>请见。”

“咸阳都尉？没看错？”

“在下识得此人，是咸阳都尉。”书吏说得明白无误。

① 都尉：秦国郡县设置的兵政武官，职掌征兵治安事，亦分别简称郡尉、县尉，隶属郡县官署。都城设官等同于郡，故有咸阳都尉。军中亦有都尉，为中级将领。



“唤他进来。”吕不韦心头一动，脸色沉了下来。

片刻之间，厅外脚步腾腾砸响，一名顶盔贯甲胡须连鬓的将军赳赳赶来，一拱手昂昂然高声道：“末将咸阳都尉嬴腾，见过丞相。”

“何事呵？”

“末将职司咸阳治安，特来禀明丞相：南门外人车连日堵塞，山东不法流民趁机行窃达六十余起。车马拥挤，人车争道，踩踏伤人百余起。为安定国人生计，末将请丞相出令，罢去南门外东城墙《吕氏春秋》悬赏之事。”

“岂有此理！”吕不韦顿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依着法度惯例，一个都尉见丞相府的属署主官，都是越级。咸阳治安纵然有事，也当咸阳令亲自前来会商请命，一个小小都尉登堂入室，对他这个开府丞相行使“职司”，岂非咄咄怪事！明知此事背后牵涉甚多，理当审慎，吕不韦终究还是被公然蔑视他这个三朝重臣的方式激怒了，冷冷一笑拍案而起，“南门之事，学宫所为。学宫国家所立。都尉尽可去见学宫令，休在老夫面前聒噪。”

“如此，末将告辞。”都尉也不折辩，一拱手赳赳去了。

吕不韦脸色铁青，大步出门登车去了学宫。在天斟堂召来几位门客舍人，吕不韦简约说了咸阳都尉事，并明白做了部署：无论生出何种事端，南门悬赏都不撤除，除非秦王下书强行。舍人们个个愤然慨然，立即聚集门客赶赴南门外守书去了。

## 二 大道不两立 国法不二出

奇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吕不韦实在惊讶莫名。

在他做出部署两日之后的午后时分，主事悬赏的门客舍人匆匆来报，蒙恬在张挂大书的城墙下车马场树立了一座商鞅石像。吕不韦大奇，商君石像如何能矗到车马场去？门客舍人愤愤然比划着，说了一番矗立石像的经过。

“死人压活人，理他何来？”吕不韦冷冷一笑。

于是，舍人又匆匆赶回了南门。一番部署，门客们扎起帐篷轮流当值，依旧前后奔波着，照应围观人众读书改书，鼓呼一字师领取赏金，将庞大石像与守护甲士视若无物。